



插图左骏

炎陵县县委宣传部供图

炎帝陵

五千年华夏文明的起点

石光明

绵绵的罗霄山脉中段，巍巍的井冈山麓，有一个叫“鹿原陂”的地方。这里，安息着中华民族始祖炎帝神农氏的灵魂，牵系出炎黄子孙的根脉，寄托了华夏儿女千百年来对炎帝神农的追思和慕想。这就是“北有黄帝陵，南有炎帝陵”的炎帝陵，一部珍藏了数千年的远古历史，一樽敲亮了农耕文化第一缕曙光的黄钟大吕。

一条清亮的洙水河，挟着历史的风声，带着遥远的涛响，冲开岁月的层叠叠障，九曲十弯，奔涌而来，浇灌了口碑颂代相代的奇美故事，滋润着接踵比肩寻根认祖的人们的渴望。沿着洙水河畔鹿原古道，远远地就看到了高大的炎帝陵牌坊，指示我们鹿原陂就在前面，提醒虔诚的人们，要去祭拜的绝不是神话传说。



炎帝陵·石碑

历史尽头

炎帝陵殿在苍郁的古树映掩下，红墙黄瓦，重檐巍峨，庄严肃穆中透出几分古朴凝重。由于这次我是陪同北京来的贵宾前来祭拜，炎帝陵管理部门给我们安排了开午门的隆重仪式。鼓乐齐鸣鞭炮喧天中，我们亦步亦趋踏上台阶，跨过门槛，仿佛一步就跨到了中国历史长卷的开篇之页。一门之隔，屏息之间，时间便驶过了数千年。抬头望去，恍然看到了“历史的尽头”。在远古崎岖坎坷混蒙飘摇的道路上，历史出现了。伴着有巢氏构木为巢的钝响，带着燧人钻木取火的闪光，裹着伏羲氏推演八卦的紫气，中华文明挣脱了洪荒蒙昧时代的枷锁镣铐，步履蹒跚，缓缓飘忽，迎面向我们走来，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清晰，一下定格在农耕文化的创始人炎帝神农氏的身影上。仿佛有五谷百草的清香扑鼻而来，敬仰追慕的情思在我的心田油然而生。

定定神，思绪又回到了眼前。映入眼帘的是江泽民同志于1993年题写的“炎帝陵”汉白玉石碑。石碑前侧左卧白鹿右立苍鹰。栩栩如生，神鹿和神鹰石雕，仿佛向我们讲述着炎帝神农氏的身世。摸一摸石雕，如同把着了远古历史的门栓，又把我们带入了神奇的神话时代。

传说炎帝出生三天会说话，五天能走路，七天便长齐了牙齿。三岁暮龄，就能做种植游戏了。长大成人的炎帝，身材魁梧，非常威武，心地慈善，聪明睿智。人们把他看成力量和智慧的化身，推举他担任了部落首领。“从此，炎帝就成为继女娲、伏羲之后，最有活力和影响力的部落首领”，后人因之把女娲、伏羲、炎帝并称为“三皇”。

在行礼亭向始祖炎帝行过大礼，我们直趋高大庄严的主殿。殿堂里烛光闪闪，香烟袅袅，粗豆馨香，庄严肃穆，炎帝的金身佛像端坐殿中。仰头望去，他宽大的额头，浓眉大眼，和蔼的面庞含着慈爱，浓厚的眉毛深藏睿智，右手捧着稻穗，左手拿着灵芝，放满药草的竹筐摆在赤足之间，仿佛刚从山间田野归来，坐在这里稍事休息。记得《淮南子·修务训》曾说：“神农憔悴，尧瘦矐，舜黧黑，禹胼胝。由此观之，则圣人之忧劳百姓甚矣！”我在心中祈念，愿这古老山乡万不尽的风清拭去炎帝的汗水，亿万百姓如潮的追思洗去始祖的劳顿。

步出殿后，是墓碑亭。亭后即炎帝的墓冢。炎帝神农氏在这里长眠了数千个春秋，护佑着千百代子孙。读《易经》得知，古代的墓冢，既不封土，也不植树。到秦汉以前，人们将炎帝墓加土厚封，并在陵下江边岩石上树立铜碑，铭记了炎帝的赫赫功勋。可惜的是，宋朝初年铜碑沉入石下龙潭，后人多番捞寻都无下落，只有这千秋江潭，让一代又一代热血儿女诗人骚客面对流水秋风，抒不尽思古幽情。我想，纵然铜碑“江上迹销沉”，但万古口碑却永远立在炎黄子孙当中。

煌煌功业

陵殿后是御碑园。这里刊立着自宋朝以来历朝历代的数十通告祭及记事碑。有一座外圆内方的九鼎台，暗合“九州方圆”之意，寓意着天圆地方，九州统一，金瓯无缺。还有一块长40米的黛青色绿辉石板镶嵌的大型壁画，壁画以炎帝功绩为主题，以粗犷写意的线雕手法，形象直观地反映了炎帝带领原始先民从渔猎到农耕，从穴居到定居，从人类第一次历史性转变时期的艰难困苦和壮丽辉煌，生动鲜明地表现了炎帝在华夏民族和农耕文明形成过程中勇于开拓，敢于创新，乐于奉献的伟大实践和高尚情操。仔细浏览一幅幅壁画，炎帝对原始社会进步发展的十大功绩，一铭刻在心里。

炎帝时代，先民们终日奔波劳累，仍然食不果腹。在渔猎和采集野果的实践中，炎帝发现树枝可以弹射，于是他用手斧砍来韧性较好的树枝，弯成弧形，用藤条绑定，做成弓，用石刀将直的小树枝削尖，做成箭，利用弹力把小树枝射得又高又远。就这样，炎帝“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发明了弓箭。这是一个伟大的发明，与火一样，它不仅使石器时代的先民战胜了野兽和大自然，成为原始社会进步的强大助推器，而且在长期的冷兵器时代继续为人类狩猎和战争发挥强大的威力，因此，后人把这一系列为炎帝的第一功绩。

然而渔猎和采集已很难满足人们的生存需要，经过炎帝的仔细观察和栽培，终于发现了“宜久食之谷”，先民们称之为“粟”和“谷子”，这个名称一直叫到了今天。为了大面积种植谷物，给部落人民提供“粮食”，炎帝带领先民们砍掉树木，放火烧掉荆棘杂草，再把种子撒在烧过的土地上。春去秋来，种子发芽长苗了，青苗抽穗成熟了，先民们播种下希望，收获了成功。尽管是“刀耕火种”广种薄收，但毕竟是农耕文化的第一束火花，在幽暗的远古时代，是那么的闪亮，那么的震撼。也许，当时炎帝并未意识到，他开创了人类社会一种全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培植出了一种全新的社会文化，但历史永远记下了这一笔。《春秋》里这么说，炎帝“其教如神，使民粒食，故天下号曰神农”。

原始的刀耕火种，谷物收获量越来越少，部落只能不断迁徙，披荆斩棘，寻找新的地方刀耕火种，以取得更多的谷物。先民们在频繁迁徙和繁重劳动中疲惫不堪，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改进耕播工具和种植方法。传说炎帝从野猪拱土的动作受到启发，在尖木棒下部横绑一段短木，用脚踏在横木上加力，使木尖插入泥土，手扳木棒，尖木即将土地撬起，这样翻地既深又省力。这种加上横木的工具，史籍称为“耒”。后来，炎帝发现弯曲的耒柄比直柄用起来更省力，于是用火把木柄烤成曲柄，大大减轻了先民们的劳动强度。经过不断摸索改进，耒的尖头又被研成扁形的板状刃，刃口在前，破土的阻力大大减少，还可连续推进，这就是史籍上所谓的“木耜”。作为原始农业的基本工具和重要

的生产要素，耒耜的发明和改进，使耕播农业在一片深翻的土地上萌芽成长起来。《易经》载：神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从此，炎帝部落开始大面积耕播谷物，成为新石器时代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先民们逐步从自然采集为主过渡到自力生产食物的新的历史阶段。

随着耕播农业的日趋成熟，先民的食物种类和数量增加了，就需要有各种器具、器皿储藏和加工食物。于是，炎帝“耕而作陶，埴埴为器”，又发明了冶陶技术。炎帝时期已经有了陶质的鼎、甑、釜、罐等炊具，用来蒸煮食物，还有了钵、碗、盆、盘、杯等饮食器具。陶器的发明和使用，给先民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革。耕种田地，贮藏粮食需要固定的住所。陶器的使用与固定住所是分不开的。耕播农业使先民们告别了巢居穴处流动不安的渔猎生活，走向筑室定居男耕女织的农耕时代。史载炎帝“始造明堂，土而居”，改善了先民的居住环境。

当食物有了较稳定可靠的来源后，先民们开始把捕猎来的动物饲养驯化为家畜。于是畜牧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人类有了第一次分工。有了定居种植和畜牧业的分工，又需要制作各种大量的生产工具和日用器具，于是以制陶和纺织为主的手工业应运而生，人类的第二次分工产生了。随着分工的发展，一些产品自给有余，开始萌发了以物易物，互通有无的交换活动。相传是炎帝首倡交易，“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交易的产生，不仅满足了先民对生产和生活资料的需求，进一步刺激了生产分工和技术进步，同时，原始商业和城市的萌芽也在农耕文化的原野上发生了。通过交易活动，促进了部落内部人们和各部落之间的交往，推动了各种民族文化的交流，为形成更大范围的地域共同经济和文化提供了条件。

由于原始生产力低下，生产环境和生活条件恶劣，先民们对于疾病毒伤一筹莫展。十分关注人民疾苦和部落兴衰的炎帝要寻找治病救人的办法。《帝王世纪》记载，炎帝“尝味草木，宣药疗疾，救天伤人命”，有时“一日遇七十毒”，终于认识了许多草药，掌握了多种治病的方法。传说生药就是先民因为炎帝发现而以其姓名命名的。后世之人不忘炎帝开创医药的杰出贡献和献身精神，尊炎帝为“先医”，并把我国第一部药理学专著称为《神农本草经》。炎帝到了晚年，尽管已经是“天下共尊”，“民共仰之”的部落联盟首领，仍然坚持爬山涉水，四处巡狩，尝草寻药，为民治病。终于有一天，他误尝了剧毒植物“断肠草”，不幸中毒辞世。炎帝的事迹永远定格在了“遍尝百草，宣药疗疾”这一幅让人感动的，又让人心碎的壁画上，人们的崇敬和怀念永远播扬着炎帝无私无畏的献身精神和伟大悲壮的历史功绩。

这是一幅幅大美的图画，古朴粗犷，润透着遥远的古韵，洋溢着原始的野性，寄托了现代文明无限的追思。

文明曙光

由炎帝启动的农业革命和农业传播，使中国乃至东亚地区与中东和中美洲一起成为当时世界的三大谷类植物区。从此以后到欧洲工业革命前的数千年间，这三大谷类植物区如同工业革命的煤、铁、铜，对人类历史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炎帝的这些发明，为后世中国的许多重要发明开启了大门，使人类从蒙昧状态走向文明的曙光。以先进的农耕技术为特征和核心的炎帝文化映红了远古的天空。炎帝就是一颗闪亮在与世界所有史前文明一样久远的东亚细亚辽阔上空的璀璨夺目的晨星。

炎帝部落先进的农耕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促进了华夏大地的开发，推动了民族部落的融合，并逐步形成统一的农耕社会制度和氏族部落联盟。据史籍记载，炎帝视各部落人民为兄弟，以教化法度，以仁诚治天下，“崇尚节俭和务实，厚德载物”；主张天下共富，“不贪天下之财而天下共富之，不以其智能自贵于人而天下共尊之”。爱民养民，以民为本，“民为邦本，食为天”。《淮南子》这么评价他：“是故成历而不杀，刑措而不用，法省而不烦，故其化如神”。各地民族纷纷前来投奔归顺，并拥戴他为氏族部落联盟的大首领。在他的治理下，部落联盟不断扩大，其活动管辖的范围已遍及现在的大半个中国。《竹书纪年》记载，“南至交趾，北至幽都，东至肠谷，西至三危，莫不服从”。正是在炎帝事业的的基础上，与炎帝部落毗邻发祥，有着十分亲近的血缘关系的黄帝部落不断强盛东移，并与炎帝部落结成联盟，打败了蚩尤为首的强悍凶猛的东夷游牧部落。司马迁写道，战后“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从此，以炎帝、黄帝氏族部落为主体，融合了东夷部落等不同血缘氏族部落，形成了强大的华夏族。炎帝和黄帝则当之无愧地成为民族始兴和统一的象征和标志。

祭拜炎帝陵墓，谒读炎帝功绩图，就是在阅读中国历史的序篇。没有它，又哪来中华文明的起承转合，又何谈华夏文化的渊源流长。

祭拜炎帝陵墓，谒读炎帝功绩图，就是在阅读中国历史的序篇。没有它，又哪来中华文明的起承转合，又何谈华夏文化的渊源流长。

祭拜炎帝陵墓，谒读炎帝功绩图，就是在阅读中国历史的序篇。没有它，又哪来中华文明的起承转合，又何谈华夏文化的渊源流长。

祭拜炎帝陵墓，谒读炎帝功绩图，就是在阅读中国历史的序篇。没有它，又哪来中华文明的起承转合，又何谈华夏文化的渊源流长。

文明传承

中国不是世界上唯一的文明古国，但为什么文明的脉络能贯穿古今，并且仍在延续的只有中华文明？是什么原因使这根脉络由细长粗，由浅涨深，由弱滋壮，绵延不绝地演变着各个历史阶段不同的文化形态，瓜迭绵绵地衍生出一个又一个青史留名的盛世英雄，使华夏民族生生不息，奋斗不止，炎黄子孙溯源追根，寻典问祖？我是带着这个问题去探究碑林的，也从研读碑林中使自己的认识得以深化。

从史料得知，祭祀炎帝陵始于唐代。自宋太祖诏命“建庙陵前，胙象而祀，随之遣官诣陵致祭”。此后“三岁一祭，率以为常”。即使在蒙古游牧民族建立的元朝，祭祀也未间断过。到了明清两代，祭祀更是频繁。攘灾除患，靖边军功要告祭，亲政复储，万寿晋徽要告祭，但主要还是即位致祭。在颂扬炎帝的丰功伟绩，表达不忘根本之意，祈求先祖佑福的同时，也昭示天下，自己“嗣承大统”，是中华大地的正宗统治者。

由于战乱、历史和社会的原因，较完好保存下来的祭文碑只有明清两朝的大部。仅从读史的角度，我以为值得一读的却不多见。

在清顺治八年的祭文碑前，我久久伫立，品味思索。顺治是满清帝国入主中国全境后的第一个皇帝。即位第七年，十四岁时亲政，第二年即不顾“山乡未靖”，派遣侍读学士白允谦南下衡州告祭。清廷入关之初，一方面对被征服者的反抗进行残酷的镇压，另一方面也采取了一系列安抚民心，笼络汉族知识分子的措施，“崇儒重道”成为了一项基本文化国策。顺治时祭祀炎帝陵，也就是表明满族与汉族一样也是炎黄后裔，以此淡化当时尖锐的满汉民族

矛盾。顺治的祭文也耐人寻味；首先赞扬历代帝王继承自尧舜以来一脉相承的儒道系统，立下了丰功伟绩，表达对始祖的敬意；接着说：“圣贤代起，先后一揆”，意即告诉天下百姓，我满族皇帝是当代的圣贤；最后表示自己愿以先圣为榜样治理好国家。从顺治亲政告祭起，清朝历代皇帝共致祭了37次，平均每七年就有一次。这是承认自己是炎黄子孙的鲜明表态。生动地说明了这么一个历史事实，对炎帝陵的祭祀，已成为对统一的中华民族认同和五千年文明的继承。

翻开厚厚的中国历史，每一章每一节每一页，与其说是朝代的更替，毋宁说是文化的交流，民族的融合。生活在华夏大地上的几十个民族，在长期的相互交流中，经过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的交流融合，终于形成了中华民族这个共同体。尽管每个朝代统治者的民族归属不同，但都把炎黄二帝作为自己的始祖，顶礼膜拜，崇敬有加。这就是中华文明的凝聚力。宽广的文化背景，深厚的文化底蕴，熔铸起一根永不中断的文化链条。

美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著，近年翻译到中国的《全球通史》的观点，是颇有代表性的。他说，中国“商文明的出现，不是缘于大规模地移植外来成分，相反，是由于本土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独特的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文化连续地发展为独特的中国文明，这一文明从商时期一直持续到现代。”正是因为以炎黄文化为核心以灵魂浇灌而成的这一独特而坚实的文化基础，使得华夏文明避免了古希腊文明和印度河文明的命运。这就是我所要寻找的答案。

星星之火

登上古拙宏伟的圣火台，心头顿地一亮。一块巨型红色花岗石如同火炬被高高擎起，一个大大的“炎”字如通红的火焰升腾。“流水自来往，高陵成古今”。放眼四野，古帝乡远山逶迤，气势苍苍，田畴村落，一派和平宁静景象，让你仿佛置身于“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的远古时代。近看炎陵山古木荫翳，白鹤群集，山下洙水环绕，石龙鼓睛，漾起千年烟波，荡起人无限的遐思。

炎帝文化的星星之火，燎原了中国原始社会的农业革命，也成为点燃湘江和洞庭湖流域几千年后盛世一时的湖湘文化的火绳。湖湘文化的主根就是由炎帝文化一脉而来的农耕文化。

公元一九二八年，炎黄子孙和湖湘文化的杰出代表人物毛泽东，领着一群同样崇尚火和红色的工农革命军战士，来到了炎帝陵东侧的崇山峻岭，建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一个伟大的预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响彻天地之间，在中国历史上又一个暗夜如漆的年代，为劳苦大众燃起了希望。在他的巨手指引下，二十年后，中国社会即发生了巨大变革，“换了人间”。

公元一九九三年八月，湖湘文化培育的又一位杰出代表，被誉为当代“神农”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庄

重地来到了炎帝陵。当他虔诚地立在炎帝祀像前，随着主祭人恭读祭文的抑扬顿挫，音调起伏，他一定心潮如海，感念始祖炎帝的功绩，慨叹发明创造的艰辛；他一定有满腔的话要向始祖诉说，要告慰始祖，由其发轫的农业革命没有薪火失传，炎黄子孙仍然站在水稻研究的领先地位，世界水稻技术中心仍然在中国，在炎帝身边的湘江下游岸边。公祭典礼后，“炎黄杯”世界华侨华人龙舟系列赛取圣火仪式在圣火台举行。欢快的鼓乐声中，身着原始先民装束的粗壮汉子撞击洁白的瓷石，迸发出朵朵火花，袁隆平这位神农传人点燃了手中的火炬，高高举过头顶，让这生命之火文明之光燃得更旺更亮。

这让人难忘的场景还历历在目，脑海里又浮现出胡耀邦当年拜谒炎帝陵后对当地干部说的一番话：几千年来，炎帝功德一直铭刻在人们的心里。共产党员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只要我们真心实意地做几件好事，人们是永远不会忘记我们的，是会尊敬我们的。就以这段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语吧。

(本文作者系湖南省作协会员、曾任湖南省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湖南省人大常委、省人大民族华侨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